



轻与重

26

极限体验与书写

[法] 菲利普·索莱尔斯 著 唐 珍 译

姜丹丹 何乏笔 主编

Philippe Sollers

L'écriture et l'expérience des limite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姜丹丹 何乏笔 (Fabian Heubel) 主编

极限体验与书写

[法] 菲利浦·索莱尔斯 著 唐 珍 译

Philippe Sollers

L'écriture et l'expérience des limit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限体验与书写/(法)索莱尔斯著;唐珍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
ISBN 978-7-5675-2918-2

I. ①极… II. ①索…②唐… III. ①作家—人物研究—欧洲
IV. ①K835.0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8310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L'écriture et l'expérience des limites

By Georges SOULERS

Copyright © Editions du Seuil, 1968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ES EDITIONS DU SEUI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1-240 号

轻与重文丛

极限体验与书写

主 编 姜丹丹 何乏笔
著 者 (法) 菲利普·索莱尔斯
译 者 唐 珍
责任编辑 高建红
封面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e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2918-2/I·1311
定 价 4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主 编 的 话

1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

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2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3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 LENTE”（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对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悖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

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4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 *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 的词源有“平衡”（*exagium*）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examen*）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含“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 20 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

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式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 (Dandan Jiang)、何乏笔 (Fabian Heubel)

2012年7月

译 序

翻译飞利浦·索莱尔斯是一个进一步阅读和理解这位作家的过程。

索莱尔斯 1936 年出生于法国波尔多的一个工业家家庭，原名若尤。少年时代进入凡尔赛的一所耶稣教会学校，却因不守纪律和阅读禁书被校方开除。他 21 岁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改用笔名“索莱尔斯”，拉丁语意指“聪明、伶俐”。1957 年索莱尔斯发表的题为《挑战》的文章在次年获奖，同年他又发表了《奇特的孤独》，大获成功，赢得莫里亚克和阿拉贡两位著名作家的赞赏并被评论界誉为年轻作家的领军人物。1960 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期间，他在瑟伊出版社创办了《如是》杂志，保护反战分子和反传统习俗的观点，向法国的僵化思想宣战。1961 年他的小说《公园》获梅迪西斯奖。从

1964 年开始,他在《如是》杂志上汇集了巴特、雅各布森、德里达和拉康等人的文章,宣扬超现实主义、结构主义、达达主义、精神分析这些前沿观点。1983 年《如是》更名为《无限》,在伽利玛出版社定期出版,延续至今。《如是》到《无限》的发行,不仅推举和保护了许多作家的文学创新激情和观点,也不断开拓着索莱尔斯本人永无止境、通向无限的思路。索莱尔斯鼓励青年作家和各种主义的发展,而他本人却从来没有被这些“主义”所禁锢,马克思主义、法国的毛主义曾经一度滋养他的文学思想,但是没有封锁他无限思考的道路。索莱尔斯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哲学家或曰思想家。我们似乎从他的很多作品中看到他在文学传统和反文学传统的思潮中徘徊,起伏不定,呈现出云雾缭绕、令人眼花缭乱的局面,然而分析其作品,拨开层层迷雾,细细品味,其思路渐显端倪。

《极限体验与书写》汇集了索莱尔斯 1964 到 1967 年间发表的六篇散文,那几年是法国 68 年 5 月运动爆发的前期,社会矛盾尖锐,文化思想领域异常活跃,各种流派相撞,激发了索莱尔斯的深刻思索,体现了他对创办《如是》杂志宗旨的渴求:要推翻社会被界定的经验,建立重新创造的自由。

我们在 2008 年的《无限》杂志上读到他接受采访的记录,其中提到 1965 年发表的文章《但丁和穿越书写》在当时引起思想震动,这也是读者在本书中读到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

章打破了法国传统保守的解读但丁和《神曲》的方法。作家在文章中推翻了但丁等于地狱,但丁等于幻想和恐吓的结合体,是表面和内容的结合这个传统理解但丁及其《神曲》的方式,提出了读者不易觉察到的但丁和书本维持的深层关系。这个关系借“隐喻”这个书写手法形成构成性的符号体系,在书写符号显现时,赋予作者、演员(我们每个人)和读者关键的典型的现实,体现出个人主创性这条纵线与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的历史这条横线形成的交叉,构成了宏大壮观的场面。搭建这个场面的内容是“爱情”和“行动”,也是构成《神曲》“隐喻”这个关键的充满活力的双重词语,在隐喻这个既模糊又透明的虚拟顶点之间有一个无限延伸意义的顶端,而意义延伸的关键,就是选择语言。作家以但丁的《俗语论》和《新生》两部著作为依据,看到《神曲》在语言通俗化和文字表述的新生中进行了文字表述,这样的表述,作为语言维持死亡高度上的性欲斗争,将主体一分为二成话语身体和包含这个身体的书写。在具体阐述了何谓“爱情”、何谓“行动”这两个概念之后,文章把我们带进了阅读《神曲》的具体方式,令我们面对《神曲》那些团团迷雾般的词语和内容,豁然开朗。

第二篇文章题曰《文本中的萨德》。这篇文章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身体书写”这个概念。文章开头作家质疑世人对萨德的传统责难,把我们引向重新认识萨德的思路。萨德之所以

不能被世人容忍,因为他表现出对被压抑的写作的反抗性,对这样的写作进行了猛烈的篡改,他戴着“变态的野性面具”,对被世人神化的话语做出了“神经质”的否定,他这样做的结果,让动机对效果失去了意义。作家看到支撑萨德及其文本的是他依赖的自然,这个千变万化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然支配着萨德及其文本,而我们反而被各种文化道德所限制,被置于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作家告诉我们,要打破“大家都这么说”的等级,进入萨德这个“疯子”的等级去理解他的作品,接受这种“反常的恶”,理解萨德解除压抑,变痛苦为快乐,让自己置身文本之中享受身体感受到的一切。作家认为萨德这个“书写怪物”赤身裸体,说自己所说、所做,实现了完整的文字。

本书第三篇文章《文字与整体性》告诉我们的是诗作这个文学形式如何从无意识发展到失去自我的过程。文章大量引用马拉美的文学创作观点和他对雨果诗篇的认识。在作家看来,马拉美是个不愿忍受类型区别,要打破过去和未来的界限和文学压力的人。马拉美在评论雨果的诗句时认为,雨果用个性化诗句没收了叙述人的陈述权利,让无意识现象拥有了价值,让自我变为失去理智的书写游戏,自我作为不存在主体的自身,将语言推向了极致。书写人在书写中将自己的思想依托在自动表达上,让书写带来了千变万化的结果。作家认为,语言具备充分的否定功能,书写语言命名不在现场的东

西,引出的是对潜在性和记忆事物的反常确认,这就是幻梦和诗歌,也是书写带来的最为重要的结果:我们曾经的特殊处境——无意识。语言与无意识有相同结构。当一个人处在思想的边缘,即“无语”的状态时,视觉的感受可以激发文字的完整表述。书写语言构成的文本可以与人交流和互动,书的形式是由记录感受的记录员完成的,只有感同身受的人才可以与文本交流。

本书第四篇文章是作家对阿尔托思想观的思考,题为《思想和散播符号》,这篇文章解答了我们对许多西方人认为“无意识”统帅文本的部分疑惑。作家发现阿尔托把思想、身体和无意识放入一个点上来思考身体形成的纠结和痛苦。阿尔托怀疑无意识主宰了我们的社会和逻辑,承认思想是身体的不在场。然而他却能感受到身体与思想分开时,身体遭受到的痛苦,这是一个悖论。此刻,作为符号的文字解救了他,他认为“思想中有符号存在”,自我制作和自我书写是进入符号的唯一现实,写作的人因此也成为符号,写作作为完成意识的过程,能赋予写作生命行为的操作以鲜血的颜色。思想是残酷的游戏,甚至让身体忍受死亡,直至身体在思想中重生。无意识是在思想中被认识的,他主张让性欲回归。话语自身则永远坚守在自由自在的思想当中。作家对阿尔托的思想分析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符号与身体与思想密不可分的关联,而作

为意识的思想也和无意识一样与身体紧密相连。

在本书第五篇文章《屋顶》里,通过作家对巴塔耶的分析,针对无意识的界定物性欲,将禁忌/违抗这个对立关系放在“屋顶”的两侧,作为相悖相依不可分割的关系加以讨论,讨论的参照物是巴塔耶的《色情》一书。禁忌是对性欲的限制,而违抗则是对禁忌的反抗。对二者的认识离不开“内在体验”这个根本。站在“屋顶”上看问题,我们会看到,信息化消灭了人群,产生了跨越限度的幻觉和性欲,性欲表现丧失了神秘感,科学神经质的方式加强了禁忌的存在,巴塔耶处于内在与内在经验,知识与非知识的矛盾之间,因此无论如何要确定等距离的东西,在“屋顶”上,将禁忌体现的科学的、外部的、话语世界放入一边,另一边则放上无意识的、色情的、避开科学的违抗。二者必须平衡共存。作家分“祭品”、“肉身”、“女人”、“娱乐”、“超出部分”几个小标题分析了色情的实质,证明了禁忌与性欲自由对立的普遍性。“屋顶”的比喻,也可适用于神秘主义和科学,书写和阅读等等这样对立和统一的矛盾组合。

本书最后一篇散文题为《洛特雷阿蒙的科学》,探讨的是像洛特雷阿蒙那样的诗人在诗作中反映出的荒诞和颠覆,完全违背了传统的线形符号的文本结构,创建了一门新科学的书写方法。这门科学与成为习惯的整体知识割断,思考的是德里达提出的专横符号,无理痕迹,书写在话语前和话语中的

科学,探究非线形的、多重的、隐匿的空间。作家用大量篇幅对洛特雷阿蒙的诗作进行具体分析,让我们看到这些诗篇的特征:书写的文字实践不再是陈述和被陈述的两重性,而是通过移动和偏离中心,特殊的不对称,显现被叙述对象的无限性。文本由于无法被划分成表面和潜在,不像被分割表达的统一体而形成了一个装置。诗人不断变幻文体,书写在书写和语言的控制下,引出、控制、掩藏并揭示了这些表现。书写空间可以穿越极限,超越每个建构和意义,攻击线形上的东西,线形在动摇和痕迹中转向,致使观点变为空间,矛盾的推理、滑动,使文本陷入了多重性。文本变为“为了凝视你,应该让视觉连续动作,转动它的望远镜,朝向地平线上的四角”的无限文本。一言以蔽之,这样的书写是失去理智的书写,是唯科学的,建构并消除自己在此书写的文本。

索莱尔斯的这几篇散文触及的是几位“诡异”而引起轰动的作家,在他看来,这些作家跨越的是传统的、历史的、文化的障碍,进入的是灵魂和肉体的极限体验,要想获得的却是无限的,超越书写文本的快感和书写行为。这是一场有待时间证实和众人认可的文学革命。

索莱尔斯对未来文本的概念有一个概括性的表述:“今后的文本将置于空间位置,不是在其中,而是与之共存,根据使读者和书写者以某种方式离开他们交互的身体,以便属于同

一个交换活动的同样关系,与空间相关联。这样的改变,书写局限中的这样一条通道,在有待于建设的空间,超语言的开放的(无建构的,无‘感觉’的)空间,非因果关系的,未来的‘处于外部’的空间里,需要时间被接纳并被理解。今后的文本将处在‘语言之外’(在法则之外),结果是:‘在进入实质之前,我发现愚蠢的是必须在我的旁边放上一个开盖的墨水瓶,和几页未经咀嚼的纸张。’”

也许我们很难具体理解这样抽象的说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索莱尔斯强调的是一种开放式的、与外界沟通的文本,就是说创建一种能够被读者理解接受又能被读者思索并重新开发的文本,正像作家 2011 年在巴黎伽利玛出版社对译者本人所言:“请照你所理解的翻译。”我们也敬请读者请照你所理解的去阅读吧。

唐 珍

译 序

翻译菲利普·索莱尔斯是一个进一步阅读和理解这位作家的过程。

索莱尔斯 1936 年出生于法国波尔多的一个工业家家庭，原名若尤。少年时代进入凡尔赛的一所耶稣教会学校，却因不守纪律和阅读禁书被校方开除。他 21 岁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改用笔名“索莱尔斯”，拉丁语意指“聪明、伶俐”。1957 年索莱尔斯发表的题为《挑战》的文章在次年获奖，同年他又发表了《奇特的孤独》，大获成功，赢得莫里亚克和阿拉贡两位著名作家的赞赏并被评论界誉为年轻作家的领军人物。1960 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期间，他在瑟伊出版社创办了《如是》杂志，保护反战分子和反传统习俗的观点，向法国的僵化思想宣战。1961 年他的小说《公园》获梅迪西斯奖。从